

楚寶

楚寶卷三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嚴首昇較訂

遷寓

荀卿

荀卿趙人、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
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
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
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
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
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
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
卒因葬蘭陵

聖楷按班志云蘭陵縣屬東海郡正義云今沂州

承、縣有蘭陵山、按承縣、即今兗州嶧縣地、有蘭陵城、是時、楚、已滅魯而取其地、故蘭陵爲楚縣。

丹鉛錄曰、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于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

賈誼

賈生名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

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

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于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閒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

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謬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狥

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眞人恬莫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慸薊兮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李西涯公撰長沙祠記畧云漢屈羣策豪傑並起高祖所不能致者商山四皓魯國兩生天下無遺賢矣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大傅一人觀其論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夏後夷先要而後贍論吏治則先風俗論大臣則先廉耻論世之所以治久長則先太子此其言皆治亂大體戰國而下無能言者當時乃以爲少年

紛更後之議者亦以爲太驟必有能辨之者使太傅竟作相必能刮去秦習成漢家制非蕭曹而下可擬也還史以其弔湘之賦與屈原同傳哀之甚矣今其宅爲卒伍所居其井固宛然存世所傳賈傅非誇也成化元年我長沙守錢侯募罷人以財贖其宅地爲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予爲之記云

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

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
又數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疾自稱狂病
不肯往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
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
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
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躡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
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
裸身而立時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徐參撾而去顏

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于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慢侮于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乃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

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歛、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亾、云。章懷太子曰。文士傳云、衡擊鼓作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摻撾而去。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始也、彼撾及撾、並擊鼓杖也、摻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又自音摻爲七紺反、是以摻爲曲奏之名、則撾字遂下下句、全不成文、近世多祖用之、非是、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從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徙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

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州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兵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

請道邊碑入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王粲井考

聖楷曰王仲宣在荆州時卜居萬山山枕襄水飛流注射隔岸白沙如雲綠樹封天其中有井郎王

粲井也非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為文以識之故王粲石井欄記有二一于頔撰胡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頔豪雄且通禪理而甄濟即狂瘖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羇旅流落不為劉荊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訴若甓以自容于天地之間者及至異世懸論片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甓用之非欄比之于敦彝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為文章以侈大其事則甚矣才士之貴也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太宗時、歷仕至中書令、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日吾奉遺詔、若不盡愚衷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

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湘潭志曰唐褚公遂良因爭立武氏左遷潭州都督嘗登陶公山過石塔寺顧瞻長安愀然不懌命易石塔爲唐興想其時中宗在房州公名寺之意可弔也中宗未還而公流愛州死矣悲哉　聖楷

按志所云云大謬考高宗永徽六年乙卯遂良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丁巳再貶桂州尋貶愛州刺史三年戊午卒于貶所弘道元年癸未高宗崩嗣聖元年甲申中宗始立武后卽廢之爲廬陵王二年乙酉還於房州是時去遂良貶潭州之日已三

十一年矣何得遂良時而云帝在房州耶此志修自晉邑李宗伯湘翁之手不應輕率若此或付託之非其人耳噫著述豈易事哉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求發見帝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幷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敕齋藁即軍中論譔、說爲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

所不選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入謂得江山助云
聖批曰沈傳師爲翰林學士兼史職出爲湖南觀
察使時方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
言張說全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藁史殘課請
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傳師於是在長沙修史
時論榮之嗟乎唐以後不復有此風矣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累仕至中書令、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

制也。遂將積穀帛繕甕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
帛可也。獨不安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
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
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
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
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耶、
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繇是決用仙客不疑、九
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
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

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

聖楷曰九齡貶荊州帝終愛重之每宰相薦士必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今覩其貶所諸作高間

冲濟絕輕憂生失路之感其風度故可想也且又得孟浩然王維裴與之唱酬豈復知有他鄉哉張燕公在岳州江山雖勝却輕此二良友

王昌齡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聖楷曰、龍標在今沅州西南五十里、沅水有龍標山、故名、梁於此置縣、隋屬辰州、唐曰龍標、爲叙州、治、昌齡左遷縣尉、卽此、又沅州東北、有廢盧陽縣、

乃宋析唐叙州潭陽地置此縣爲沅州治我朝
併入沅州廣輿記乃以貴州黎平府龍里司爲龍
標者誤

賈至

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譔冊、既進、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初、累進京兆尹、

賈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詩云、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

庭水孤澗落葉一扁舟又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
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李白詩云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
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又南湖秋水夜
無煙耐可長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
酒白雲邊

李白

李白字太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後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畧云、白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

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
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
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
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
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
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
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
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
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

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
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
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
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
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此郡督馬公
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
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
雄奔放名章俊語絡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

自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俟顧之儛按劍
裴敬撰白墓碑曰會昌三年二月中徵自溧水掌
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發塗口徘徊不
忍去與前濮州鄄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
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塞脩洒掃器絹帛具酒饌祭
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
農夫也二女且曰吏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
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洒掃事嘻享
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

其為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爲祭文寫授元宥又爲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李白讀書臺考

聖揩按安陸縣西三十里白兆山麓有挑花巖卽李太白讀書臺太白桃花嵒寄劉侍御綰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嵒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

西天搽雞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
搖春煙入遠攜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杏
輕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令巖下有長
庚書院元時建有記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祿山反彊之仕脅之以兵不從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空城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免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幼而孤及長耕空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進晉

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
濟節行與權皐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
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
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
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猶遷
懦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
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春秋本
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
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

不同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益百一焉愈荅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繇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

日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歸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三百人守闕下請得城數日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變罰罰之變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

米二斛魚一大鬻罋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産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絕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時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

閣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塟

聖楷曰觀察府復遣官來此官義不欲行乃載妻子逃去亦一奇士也惜史不載其姓氏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七世祖茂、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還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還刑部侍郎、時迎佛骨入禁中三日、愈上表極論、帝大怒、貶潮州刺史、

聖楷按年譜永貞元年乙酉春公遇赦離陽山、竢

命予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乃自郴至衡登合江亭謁衡岳廟至潭陪杜侍御游湘西寺自此泛洞庭歷岳陽赴江陵二年丙戌改元元和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寒食出游夜遊諸詩六月始召拜國子博士還朝由此覯之蘇子瞻謂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皆謫陽山時非若潮州之貶路雖夜出江湘皆便道瘴疾不暇登覽且不一年即量移袁州而由江州趨安陸之襄陽至京師矣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凡十餘、不法、事悉論奏、會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奉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南宮散郎即擢用累遷翰林學士未幾輔政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云

微之貶江陵途中寄樂天詩云想到江陵無一事酒盃書卷綴新文紫芽嫩茶和枝採朱橘香苞數瓣分暇日上山狂逐鹿凌晨過寺飽看雲算緡草詔終須解不敢將心遠羨君

聖楷曰玩此詩亦可卜稹之晚節不終矣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爲藉其勢、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

吹裴回其聲倚犄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二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累遷至禮部尚書卒、

蘇東坡曰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敗、後漢宦者傳論云、孫

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叅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亾也與廣陵王臨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如小人為彖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臲卼

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吾鬱夷中久慣習炎蒸昏眊重腿意以爲嘗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憯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鄉音特異鴃舌啅譊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恐匿雖病夫亦但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若此

尙復幾何豈可更不如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

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嘻

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

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

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

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

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

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枯敗腐不能

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

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甽、朝夕謳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禆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卼、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

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瘳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于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鄕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鄕陬中少士人女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煢子立捧負顧盼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惝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與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護邏來消息存亾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忘晝夜哀憤懼俛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隷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已荒穢恐便斬代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十卷尚在尋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嘗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幾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時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寔爲

而有訴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認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來縛于晉終以甕免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令以恇怯濡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

淵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

有可付託卽寘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選
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
史卒年四十七

聖楷按何燕泉謂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貽
書所善蕭俛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
望之者甚至而二人皆漠然無應夫蕭俛香弗論
若許孟容自爲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
轂士號權許此其人于宗元之才當無所忌而亦
不見其有所用力豈誠寡不勝衆或亦有所懲刈

而然耶噫名士高才一敗不可復救若此可不愼哉

段文昌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荆州疏爽任義節不爲齷齪小行節度使裴冑禮之冑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從劍南節度韋皐皐表爲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屢仕至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從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諭即日解而去復

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識其非少鬻賤所向少誚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强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兎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尚書郎爲荊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錄異記曰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江陵街

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屐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鎭荊南遂買此宅

唐語林曰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連與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郡郡領郡營仙山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辯乃退居于襄陽溫博士庭筠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

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應銜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聖楷曰別傳段柯古寓襄陽木香村。撰楊柳宮詞。按村在今空城縣西六十里酉陽雜俎等作皆應成於此或為荊州刺史時也有謂君辰州作者為酉陽山在辰州故耳此可笑夫酉陽取藏書之義豈必君辰州始命篇耶。